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繡像紅燈記鼓詞 第十八回 青峰嶺行李遇賊人

詩曰：學習兵法已有年，今朝試驗在山前；立平四賊如反掌，閩中女子孰佔先。俚句題過，書歸正史。卻說李清抬煩一看，只見山坡之下，來了一個書生，生的甚是清秀，一聲叫道：「眾家弟兄，你看山下一個白面書生，我收他為子，恁們休要動手。」王熊說：「住了，我今年四十有餘，不曾娶妻，恁先讓我收他作螟蛉。」張俊說：「二位賢弟，不必相爭，待我與你解和罷。」唱：

賊張俊馬上有語開言道，叫了聲二位賢弟你是聽：你二人因為年幼小童子，斷不可為收子嗣把臉紅。李賢弟他要收他為父子，王賢弟你要收他作螟蛉。據我看這也是宗些小事，我豈肯叫你兩個把情更？總不如一刀兩斷將他殺，也免的二位兄弟氣不平。說話時催開坐下能行馬，只見他雙手拿定兩刃鋒。眼看著時下苦了趙小姐，誰料想命不該死有救星。

話說夢月便宜已畢，抬頭一看，只見小姐勒馬行前，又見前面山勢兇惡，怕有賊人斷截。正在憂慮，忽然寶劍出鞘，月姐失一大驚，遂將鞍轡緊了一緊，掏出幾個鐵彈，腰跨寶劍，上馬加了幾下，望著小姐趕來。只見小姐頭前催馬，後有一個山賊，手提鋼刀，看看趕上。夢月看的明白，手拿彈弓，照定賊人胸後，只聽弦響彈落，叭的一聲，那賊頭歪了歪栽下馬來。唱：

說起李夢月，面善心中惡。左手拿著弓，右手把彈抹。

弦響去的急，正中後心窩。叭的一聲響，性命結了果。

再不得清峰山稱為好漢，再不得山前後劫奪行人。眼見著那肥羊未曾到手，反被人一粒彈立把命傾。心想的欲害人反把己害，那光景一時辰要見閻羅。且不言那張俊山下喪命，再說這三個賊來把命拚。

話說李豹見張俊落馬身亡，心中大怒，抬頭一看，只見從南來了一個白面書生，跨馬如飛。心中想道：「我哥哥莫非就是此人害了？豈肯與他干休！」遂把馬一撲，趕上夢月而來。夢月抬頭一看，只見賊來的兇惡，左手持弓，右手捻彈，望著李豹的咽喉打來，那賊子口吐鮮血，落馬而亡。唱：

真可笑李豹生來多愚昧，枉在那青峰山上逞英雄。為什麼心中全然不回想，眼見得哥哥落馬命歸終，算就是夢月帶來兩丸彈，無偏向各打一丸立奇功。不消說兄弟就把哥哥叫，等等我咱倆同去到陰中。按下這李豹身死且慢表，再說那李清兇惡與王熊。

話說李清王雄見李豹落馬，越發動火，二人催馬並趕月姐。月姐見二賊來的兇猛且近，將弓斜跨脊背，抽出雌雄寶劍，在馬上獨戰二賊，至十餘合，卻不分勝敗。夢月心中暗想：「不能勝賊，如何是好？」心生一計，把馬往前一催，那二賊叫道：「好小子休走，將頭留下與俺哥哥償命！」

夢月見了二賊趕來甚近，使了個白蛇吐信，把李清殺下馬來。王熊見李清落馬身死，心中就想逃去，又怕彈弓利害，無標只得死戰，又被月姐一劍，劈在面上，落馬而亡。唱：

說起李小奶，武藝實在精。自幼學兵法，今日顯奇能。

起先是白蛇吐信殺李清，次後來月裡偷桃害王熊。四個賊盡都死在他的手，只見那四匹大馬回山中。常言道善惡到頭終有報，所爭的來遲來早不相同。不說他四賊山下死的苦，再把那眾家嘍卒明一明。

話說眾家嘍卒，在此山寨，見四匹空馬跑回山來，馬上帶著血跡，眾嘍卒說道：「咱四位哥哥，一定遇著好漢，對敵喪命，就大家下山看看才是。」旁邊有一人說道：「咱四位哥哥，都有千斤之力，百合勇戰，一個個死於非命，連個屍首還不能落。咱若下山，不過給人墊馬蹄而已；況且人家殺了咱的頭目，未必不殺進老窩來哩！」眾人說：「依你說，怎處呢？」「若依我說，做賊有甚好處？不如將山上金銀財寶，大家分開，各人或回家或投親，還是本分之事。」眾人說：「言之有理，就照此而行罷。」唱：

按下這嘍卒逃命各散去，再表那蘭英小姐往前行。獨自個出了清峰山一座，不住的按轡加鞭在路中。在馬上正跑之時回首望，看不見月姐他的影和蹤；我方才分明陽世點過卯，不料我姐姐又進枉死城。況且你彈弓連把人打死，那賊人豈肯干休善放鬆？李月姐遇賊倘有好共歹，什麼人與我同伴到京城？趙小姐一行想著一行走，清河鎮不遠就在咫尺中。猛抬頭行走來到大街上，有一家店主攔住不放行。尊一聲客人在此住下罷，我店中住居房屋是乾淨。

說道這個店主，姓張名虎字是人蟲，走上前來，將馬攔住，說道：「天色晚來，還不投宿麼？咱這店房屋乾淨多著哩。客往那裡去，住下不是好的麼？」小姐說：「你店中有小房沒有？」張虎說道：「咱店內大小房俱有。」小姐說：「把馬牽進店去。」

抬頭看見西角上有一座小堂屋，到也乾淨，就叫那張虎給他搬著行李。張虎見他行李沉重，就知裡面有些銀子，暗說道：「這是我的財神到了，何用再留別的客人！」隨把店門閉了，回到後邊向他妻子說道：「今日店內來了一個白面書生，騎著一匹大肥馬，帶的一行李沉重，裡面的銀子不少。我看他不是上京的舉子，就是販貨的大客人。」